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平金川

第十一回 岳將軍痛哭餘先鋒 雲穀子大破六合陣

卻說到了明日，何必正所中毒氣，已經過淨，睜開雙目，只見手枷腳練，猛想昨日交戰情事，心下明白。剛要脫身，忽見兵丁將他提到葛爾丹面前，葛爾丹喝他跪下。何必正理也不理，面朝裡，背朝外，大罵：「反叛之徒，久後必為我所擒。」葛爾丹大怒，叫勇士扳他過來，誰料如生鐵鑄成的一般，動也不動。葛爾丹親自用劍來斬他，何必正手腳一拍，枷練俱已脫落，用手一指，葛爾丹已不能動彈，那劍也跌落在地。何必正剛要取劍斬葛爾丹，那知過海龍已經來到。何必正雖不認得他，看他回回打扮，手段一定高強，連忙借土遁回本營去了。葛爾丹直待一個時辰後，方才醒過來。對眾人道：「清營有如此異人，如何是好？悔不昨日殺了他的好。」過海龍道：「這些小術，何足為奇，待明日再捉來時，元帥殺了他，以報今日之仇也未遲，何必著惱。」

不言金川那邊。再說清營內，見餘元慶與何必正兩人，去久不見回來，大將宰甚是憂慮。雲穀子算道：「餘先鋒諒難生還，何必正斷乎不怕。」岳公聞言，放聲大哭，直至晚間，尚不見一人生還。雲穀子也驚疑起彩，想道：「那回教的法術，有如此利害，如何是好？」過了一日，到明日午後，方見何必正回來。大家問他如何，何必正將自己情形說了一遍。復道：「餘先鋒及帶去的人馬，看來是完結的了。」岳公又椎胸大哭道：「我們從前同門何等親熱，方期同享富貴，不料中途殉節，嗚呼哀哉，嗚呼哀哉！」眾人苦勸，方才止哭。大將軍也十分憂悶。

雲穀子道：「兵來將擋，水來土掩，勝負乃兵家常事，何必如此。況餘將軍為國捐軀，正可名垂不朽，我們宜該相賀，豈可作兒女態，相啼對哭耶！為今之計，宜商量破敵之法為要。」岳公道：「辱蒙見誨，感佩不盡，但某與餘將軍同門有日，不得不悲耳。但破敵之法計將安出？」雲穀子道：「我不知回教法術如此利害，所以輕於打陣，致有此敗。待我今夜親往察看，再行定奪。」

到了晚間，雲穀子偷偷出了本營，用隱身法來到陣前。只見陣前鐵桶相似，無隙可入。雲穀子騰至半天，下看陣中，也是密密層層，無處可入。復借土遁，來到陣底下細看，誰料到陣底下，也如銅牆鐵壁一樣。上下四方都不能進去，只得退回。心內想道：「利害，利害！但他這陣不知何陣，待我慢慢打聽，再作道理。」雲穀子回營說與眾人聽了，眾人皆納悶異常。次日，雲穀子吩咐一個都司，名叫黎宗配，命他往左近，捉一個回子來訊問。黎都司聞言，便帶了幾個兵丁，去捉回子。不料先被葛爾丹，叫手下兵丁假扮鄉人，伏在左右，等黎都司來捉人時，一聲暗號，反將黎都司拿住，解往金川營裡。黎都司跪在地上再三哀求饒命。葛爾丹看見道：「此等無名小卒，只好在鄉間欺貧害弱，我此處用他不著。但白白放他回去，倒便宜了他。」傳令將黎都司的眉、鼻、耳，口一齊削光，方放他回來。黎都司忍痛奔回。年大將軍看見大怒道：「賊人如此無禮，誓必殺盡他方稱我意。」叫黎都司快去醫治。後來這黎都司，雖然醫好了，卻沒有五官，人都代他起一個諱名，叫「渾沌黎宗配」，不表。

且講次日，雲穀子再叫清風子去探消息，清風子領命，只單身一人向六合陣來。用隱身法於黃昏時，看了一回，不能進去，便繞至陣後，偷看金川營盤。再繞過營盤，卻是荒野，遠遠見兩三點燈火，知是村莊。他卻趕至村莊，以借宿為名。一老者見他是道家妝束，便款迎至家。清風子問道：「老丈，此處是何村名？貧道想到烏裡阿蘇台去，可是此路去的？」老者道：「路到去得，又是大路好走，但目下只好繞到別處，方能去得。」清風子道：「這是為何？」老者道：「因此處大王與清朝拘兵，清朝委年慶堯做大將軍，岳鍾琪為副將軍，前來徵討我們。大王叫葛爾丹做元帥，與他對敵。屢次喪師失地，目下得了六個回教的神仙，擺了一個六合陣，十分利害，看來清朝是要輸的了。」清風子道：「這六合陣如何利害？」老者道：「聽他的兵丁講，這陣裡分散東西南北上下六方，每方一名回仙管帶，各有寶器隨身，所以利害。」清風子道：「據說果然利害。夜深了，請安置罷。」老者去後，清風子便乘雲回營，一五一十的述與雲穀子等聽了。何必正道：「他既是回教，都怕豬肉的，何不以豬血來破他。」岳公道：「他陣裡只照顧六處，還有東南、東北、西南、西北未曾照應，是個大破綻。」

雲穀子聽了，忽然醒悟，即刻請了南國泰商量，叫他造四十輛豬頭車，其法以豬皮張於車之四圍，另將豬頭裝於車前，宛如一隻豬一樣。車中藏兵十四人，十人手執洋槍一桿，四人守桶一個，桶內滿藏豬血，分為四隊，由東南、東北、西南、西北，四路打進。如遇有法術之人，不與他戰，單用豬血向他潑去，如此雖不能破他，亦可避他的法術了。每輛豬頭車之後，跟精兵千人，另選有法之人統帶，使他之法術不行，我之法術得展。四十輛車都在中央取齊，然後先從半空中施放槍炮，破了他的上方，再東南方打進之車，須向西北方打出去，西南方打進之車，須向東北方打出去，東北方打進之車，須向西南方打出去，西北方打進之車，須向東南方打出去，使他陣圖紛亂，便不戰自破矣！」計畫已定，便派更生童子由東南打進去，何必正從東北打進去，明月子由西南打進去，清風子由西北打進去，雲穀子在外指揮，岳公與南國泰督率諸營，俟我兵破陣時，便去打他的營盤。指撥已定，明日舉事。

且說雲裡飛六個回子，自持法術，藐視清兵，以為不久便可退去。一日，忽見清兵護衛著數十輛車子，打進陣來。過海龍在上方看得清切，把旗一招，六方兵士俱各預備。誰知這車兒不向東、西、南、北打來，卻從四面角處攻進。雲裡飛也不以為意，誘他到陣裡，再來擺佈。不料近前一看，叫起苦來。

原來回教最忌豬肉，見了忌諱，如何敢打。方將設法抗拒，那車內槍炮，已經乒乒乓乓打來。雲裡飛等那時顧不得避忌了，拿著法寶剛想祭起來，忽見車內兵士用豬血盡力潑來，潑得雲裡飛等滿身是豬血，弄得法寶都祭不成了。雲裡飛等只得按住陣腳，用大炮對著打。爭奈清兵四圍打進，勢甚兇猛，左衝右突，弄得陣已亂了。雲裡飛奮不顧身，一味死戰，正遇著何必正，仇人相見，分外看得清楚，必正仗劍力戰，雲裡飛看看要輸了，想祭起法器來，又被污了，只得化一道金光，往東奔逃。何必正不捨，緊緊追來，將近追上，雲裡飛變了一隻大豬，張牙舞爪來吞必正，被必正一劍斬為兩段。那邊霧裡飛、遮天鵬見勢頭不好，法寶又被污了，要想逃回，剛遇著更生童子，被更生一鞭打去，兩個回子均死於非命。遮山鷹、過海龍、攪海龍三回子，忙奔往營盤，與賽梨花保著葛爾丹及策妄阿拉布坦等，棄營逃往青海去了。清兵得了准葛爾地方，安民已畢，年大將軍傳令前追。

再說葛爾丹來到青海，守住關隘，長歎道：「我葛爾丹勛名蓋世，南征北討，人都叫我西諸葛，不料今日兵敗將亡，一至於此！」想罷便要覓死。渾家賽梨花勸道：「元帥切不可如此，勝敗兵家之常，我現有雄兵數萬，良將多員，何難報仇？」遮山鷹也道：「元帥何必憂慮？待我回山去請師父來，定可報仇。」葛爾丹道：「若說祖師肯來，我可無憂矣，煩你快去請來。」遮山鷹從命，一直來到雪山，見了祖師，放聲大哭。祖師道：「如何？我叫你們莫去，你們偏偏要去，弄得如此狼狽，豈不是自取其禍。」遮山鷹道：「他欺我，把車子上都裝了我們祖宗的神像來打我們，又拿豬的血水來制住我們，所以如此吃虧。」祖師聞言大怒道：「賊道如此無理，待我親走一遭看。」遮山鷹大喜。正是：

請將不如激將，懲人勝過求人。

雪山祖師下山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